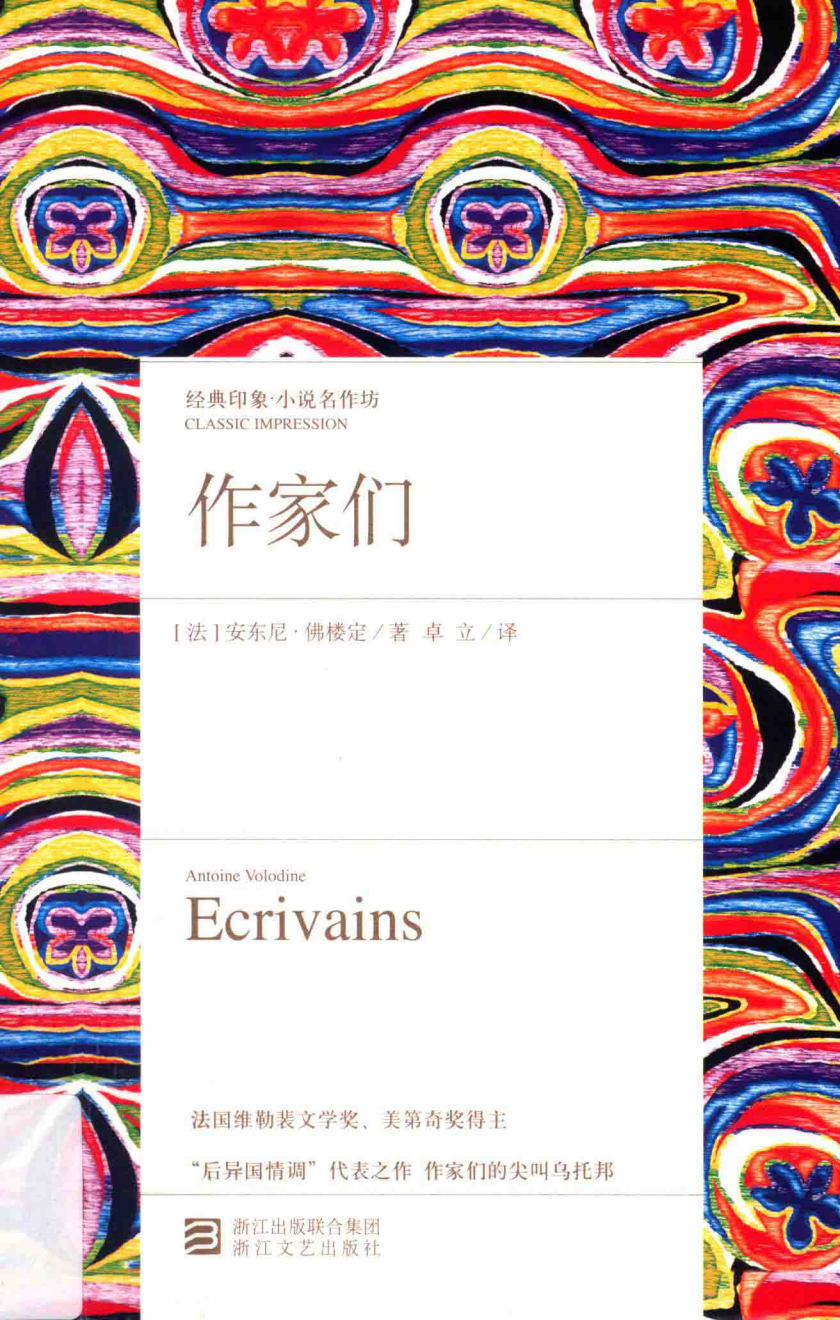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作家们

[法] 安东尼·佛楼定 / 著 卓立 / 译

Antoine Volodine

Ecrivains

法国维勒裴文学奖、美第奇奖得主

“后异国情调”代表之作 作家们的尖叫乌托邦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经典印象·小说名作坊
CLASSIC IMPRESSION

作家们

【法】安东尼·博梭尼 / 著 卓立 / 译

Antoine Boileau

Ecrivains



浙江文艺出版社

原书名: Écrivains

作者: Antoine VOLODINE

© Editions du Seuil, 2010

本书中文译稿由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重制。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1-2013-94 号

图字: 11-2014-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作家们 / [法] 佛楼定 (Volodine, Antoine) 著; 卓立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339-4163-5

I. ①作… II. ①佛… ②卓… III. ①故事—作品集

—法国—现代 IV. ①I 565.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32632 号

作家们

作者: [法] 安东尼·佛楼定

译者: 卓立

责任编辑: 颜颖颖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字数: 80 千字

印张: 4.5

插页: 5

书号: ISBN 978-7-5339-4163-5

定价: 25.00 元 (精)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编委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晓丹 孔亚雷 许金龙 陈众议 陈寿朋
陆建德 余中先 邱运华 高 兴 黄 梅

目录

马蒂亚斯·欧勒班 / 001

对游牧族与死者的演讲 / 014

开时 / 024

感谢 / 048

博格丹·塔哈西耶夫作品中的沉默策略 / 066

玛莉亚·三百十三所提出的意象理论 / 086

明天将会是一个美好的星期日 / 112

马蒂亚斯·欧勒班

每个夜里，在最难熬的时刻，作家马蒂亚斯·欧勒班就从床上下来。他从傍晚开始就在那张床上很不舒服地睡着觉，梦和绝望不停地侵扰他。之后，他灯也不开，走到房间里的镜子前坐下来。夏日还没过完呢，周遭的暑气令人透不过气来。房里的家具和地板在静默中偶尔干啐一声。灰尘中闻得出药味、干草及医院的床铺味。马蒂亚斯·欧勒班拉出镜子下面的柜子的抽屉，打开里面的一件内衣。他在内衣里藏了一把手枪，在检查枪内的子弹已就位之后，他关上抽屉，拿掉手枪的安全扣，把枪贴在脸颊上，枪口对准着头顶。然后，他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他慢慢地算着，没出声，只用嘴唇做出念数字的口形。他的嘴巴动着，而且，在他的下巴颏儿，枪口紧靠的地方，皮肤一缩一放的。

外面，在那块隔开房屋与森林的空地上没有任何一盏灯亮着，但是，已经是晚上。他没有关上房间窗户外面的百叶窗，因此他不是完全的黑暗当中，甚至有的时候，从乡间传

来足够的亮光，让他可以和镜里自己的眼神相交。那是一种涣散的眼神，而且，他大多视而不见，可有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在面对一个入侵者，那个人努力掩饰情绪，观察他，在他的镜像和他自己之间出现了一种对抗。他搞不懂这个景况，因此数乱了，当他无法有把握地弄清楚自己已经数到几的时候，他就从零再开始数数，并且克制着不再抬起眼睛去看镜子里的自己。

马蒂亚斯·欧勒班想在数到四百四十四——即他所设定的心算的极限时，能够成功地开枪自杀。假如每两秒数一个数字，那么他在镜子前就差不多还有一刻钟的余生，他觉得那是合理的。此外，四百四十四影射了一九四四年四月，那是他祖父死在布痕瓦尔德的日子。他向来对数字没什么热情，也没有任何特殊敬意，可 he 很喜欢从他所谓的美丽的数字里整理出来的完美性，他也喜欢把自己的自杀意愿和对一个死者献上的敬意结合起来，那是他的家族里的失踪惨剧其中的一个实例。

他妹妹替他选择的那所疗养院位于远离所有市镇的森林里。他没有社会医疗保险，也没有个人健康保险，他只能靠经济窘困的妹妹救济，这种情况使他更加忧愁。当微风抚摸窗外的柳树和白桦的时候，树叶的呢喃便通过半开的窗户传进来，还有猫头鹰的叫声，一直到凌晨一点。这儿很少有其他的噪音。早餐之前，看护人员不提供任何服务。夜里，护士们和病人们都睡觉了。所有的房间彼此之间隔得很远，假如有人打

鼾、呻吟或者咳嗽，别人绝对听不到。屋子里面，如同它的附近四周，死寂如坟场。

马蒂亚斯·欧勒班被容许住在这所疗养院之前，已经在重大囚犯监狱里待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以上，因为他过去做了几桩案子。没必要在此再次审判他。他干掉了几个杀人犯，而法律惩罚这样的行为，他被判终身监禁。他服满牢役，五十三岁了，准备在监狱墙外默默无闻而且低调谨慎地过他的老年生活，而他却病倒了。毫无先兆地，他突然得了一种可怕的先天性的细胞萎缩病。该疾病迅速地使他的脸变得很难看，甚至像魔鬼。他的皮肤渐渐裂开，他的伤口布满着血斑，有些地方还有硬如纸板的斑块，而且逐渐蔓延扩大，在他的身体上形成一张世界地图，想象的大陆给它们的居民所做的承诺是毁坏、破裂以及死亡。有关他所得的罕见疾病，医生们都认为症状很可怕并且是无药可救的，但是病名却由于专科医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叫法。马蒂亚斯·欧勒班随便采用了其中的一种说法，但是他只有在不得不述说他的病情的时候才使用它，譬如当他做噩梦的时候，或者当新来的看护问他病情的检查结果或他吃什么药的时候。他就说是自发性细胞萎缩癌。可是他很讨厌这个术语，而且每次他努力高声说出该病名的时候，总有一种近乎羞耻的感觉。

自发性细胞萎缩癌在晚上发作的症状之一是头皮萎缩。当马蒂亚斯·欧勒班面对他自己昏暗的镜像，慢慢地计算着，那

应该是他在世上所发出的最后的呢喃，他的头皮萎缩着，毛孔渐渐缩紧，有些地方发根被拉紧，好像把头发吸进脑袋里。这个吸食动作并不会使他的头发减少，可是，在沉静之中，它发出一种破裂声，一种非人声的噪音，使人想到虫子行动的时候发出的声音，叫人想呕吐。他就是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特别感到是该了结自己的时候了。他便压紧他那把有点放松的手枪。刹那间，他突然全身冒出冷汗。就是现在，他心里想。此刻或者永不可能。

但是，就在关键时刻似乎即将来到的时候，他却无法利用他存在的最后几秒钟快速地回顾他过去的一生。他的记忆被两三件事情卡住了，连他自己都搞不清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像除了记忆退化之外，他的智力也严重地麻痹了，毫无能力分辨什么是重要的，而什么是次要的。很多时候，那些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回忆好像是随便乱抽签而选中的。他因此再次看到他跟一个狱友为了没弄干净的粪坑而吵架，随后又看到他曾在森林的边缘地带散步，散步期间遇见了一条大蟒蛇。那条蛇滑进一条小水沟里而消失了。这些景象重复地浮现，一点也没改变。之后，他的思路拉回到房间里，回到手枪，回到等待。他很难过他回忆中的场景没带给他什么意义，他感觉汗水和淋巴混合的液体使他湿答答的，随后他发现他忘了念他的数字经，因此错过了扣动手枪扳机的机会。

他把手枪放在面前，放在那个油漆已经脱落的木盘上，然

后在他的睡裤上擦他那双湿淋淋的手。他再次握好手枪以便把它重新放在脸颊上，然后，很坚持地但毫无热情地再一次从零开始计数。

马蒂亚斯·欧勒班在被抓起来关进监狱里之前，并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虽然他从少年时期起就感觉有一种强烈的写作欲望，他却不觉得需要把句子组织成一部可以客观地出版的作品。他认为文学游戏、文字稍纵即逝的组合以及意象的探索，在他的生命里具有很重要的面向，不过，不论再怎么紧要，写作不值得变成一本规范化的书，闭合着死于书架上。他不整理手稿，不急着做出结论，而当他的朋友们问起他的文学创作究竟到了什么地步的时候，他甚至提出有关未完成作品的粗浅理论。他便如此过了好几年，没写出什么可发表的文章，他梦想成为骄傲的无名诗人族之雄心慢慢地消逝了，他自以为是创作者的看法也毁了。尽管存在着这些不利于文学创作的条件，尽管他特别投入地下反抗和恐怖分子的报复行动，也就是说筹划干掉几个杀人魔鬼，所有的人，连他自己在内，都以为他已经不写作了，可是有一天他倒是拿了一份小说集子给一家支持地下反抗行动的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便出版了一本小书。书名叫作《在李贞硕家中过了一个秋天》，印了一千本，卖了不到四十本。

这本书包含了八篇内容诡奇的短文，文字不算特别新颖杰出但也无可挑剔。容我们这么说吧，这是一本跟后异国情调主

义有某种程度的关系的文集，而且在这个文学论调中可以归类为“双曲骈体小说”。就意识形态而言，马蒂亚斯·欧勒班不服从任何的限制，除了绝不在文章里出现传统的革命者作为故事人物，更广泛地说，他不写典型的超现实魔幻人物。支持地下反抗行动的那位唯一的书评家，在发掘新作家方面很有权威，他理当写一篇书评刊登在报章上，可他却被欧勒班的文集弄得不知所措，因此连该书出版的事提都没有提。总之，这本书的出版效益惨不忍睹。然而，两年之后，马蒂亚斯·欧勒班又完成了第二本作品，并且把它交给同一家出版社。这家出版社当初并没因《在李贞硕家中过了一个秋天》可悲的出版下场而沮丧，竟然同意出版《小艇的华丽》。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本小说比上一本更具雄心，因为那是一个架构巧妙的虚构故事，融合了侦探情节，好几个世界性革命事件以及梦幻世界里使人战栗的游历。《小艇的华丽》印了五百本，很明显地比第一本卖得更差。

马蒂亚斯·欧勒班身为作家的公开事业从此闭幕了。

在他因被指控射击了几个人类苦难的制造者而遭受审判的期间，马蒂亚斯·欧勒班严峻地否认他是某个恐怖组织里的一个长期成员。他不顾审判者们的讥笑，坚持说自己是作家并且靠写作维生。审判庭上出现了《在李贞硕家中过了一个秋天》和《小艇的华丽》这两本书，好几段事实上软而无力、毫无雄心、但对现实的资本世界毫不客气地加以批评的文字，竟然被

指责是明显地呼吁政治谋杀，因此被认为是严重的涉嫌证据。

被定罪的人当时二十四岁。二十六年之后，他因为好好地遵守牢里的规定而获得两年的减刑从而出狱。离开监狱时，他不看在他身后的巨大厚重的牢门重新关上，他生病了。自发性细胞萎缩癌在他出狱一星期之后就发作了。

马蒂亚斯·欧勒班在牢狱期间，不再写小说，不再写短文，也不再写诗词。不过，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文学工作，而这与他早期摸索诗词创作衔接上了，就是把那些创作扩大成一部具有原创性并且壮阔而震撼人心的作品。他创造新词，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分类排列。他对说故事绝不再有任何兴趣。他注视着外面飘过囚牢的栅栏的云朵，任自己的眼神飘移在囚牢里死气沉沉的苍灰装饰上，几年之间，当他还得跟几个囚犯分住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时，他的眼神也飘移在狱友们令人泄气的身影上。这个眼神随着从外面传进来的余音而做出反应，也随着那些珍贵的但经常无法对证的，告诉他世界愈来愈糟糕的片断短语而做出反应。他聆听狱友们的抱怨或哀怨之歌，这就是他的生活。可是他没兴趣用文字把那些故事记录下来，更不用说把它们当作可以发展成一部小说且远离事实的故事背景。

当他有纸和笔可以用来书写时——在他待过的监狱中有几所可不容易找到纸张或笔——他就想象组合了一些词语清单，其中有植物名称、有被驱逐的或者被歼灭的民族名称，也有只是集中营里受害者的名字。几年下来，这些名单累积成一堆堆

的纸堆，他常常心不在焉地浏览那些厚纸堆，但不再读里面的内容，他对它们也不再有任何牵挂，他只在别人要没收它们的时候，基于原则而抗议一下，或者接受它们在他转换监狱期间遗失了的事实。由于在有疑问的时候他也不翻阅那些纸张，也因为他能够保存下来的文件最后肯定都不见了，那些冗长的新造词语便包含了不少一而再、再而三重复出现的词。要精确地算出那些词汇到底有多少，会是一件徒劳无功并且荒谬的工作。不过，如果以马蒂亚斯·欧勒班的有条不紊之精神为基础，再加上他所花费的时间，人们或许不会太过离谱地测算出，二十六年的图囿生活，他造了将近十万个新词，可分为下面几类：

- 六万个不幸遇难者的姓名；
- 两万个虚构的植物、菌菇类及草木名称；
- 一万个只存在于幻想的世界里的地点、河川及位置的名称；
- 一万个不属于任何语言的词汇，但是它们具有一种使人听起来感到熟悉的语音逻辑。

这就是马蒂亚斯·欧勒班的作品所涵盖的内容。

他的同囚牢狱友们有时候拿几张他写的稿子来当作卫生纸用，这也没让他很生气，而他自己也这么做，但只在很明显地缺乏草纸的时候他才会拿一张名单的开始或者结尾部分的稿纸当作卫生纸使用。即使在他独自占有一间牢房的那些年当中，

由于监狱人口有过多的现象也有宽松的时候，他也不觉得厌恶，坐在臭气熏天的马桶上面，把手伸向他那些量多而可怕的词汇清单，什么也没打开来看一看，就撕下一张用来擦屁股。他未曾亵渎创作，可对他而言，一首诗一旦经由墨汁而化成作品，就死了。无论如何，他不认为他所从事的创造新词工作和外面世界所谓的艺术或文学活动有什么关系。

他被释放的那一天，当监狱守卫请他把他的手稿、本子和一堆堆写满了密密麻麻而整齐的稿纸打包带走时，他摆出了一个轻蔑的手势，把所有的稿子留在马桶旁边。他对那些终于尊敬他或者承认他是脑子有点问题、是没有攻击性的受到启示的人的守卫们解释说，他宁愿出狱之后从零开始，给“他的词典”一个满意的样子，守卫们和他自己都被动地把那些草稿称作“他的词典”。

他出狱了，可他并没有履行先前所做的决定，他不再编纂词典，他没从零开始重新创作他的词典。他原本可以按照他的方式享用他重新获得的自由，他应该可以过一种苦行僧式的创作者生活，类似囹圄生活但没有铁窗铁门的限制，而且，他也模糊地预想过一种无怨无悔的余生，一种毫无酸气的、既平衡又安宁的孤独生活，可是他没时间去执行这个卑微的梦想，他的生活被意想不到的事情完全打乱了。在他出狱一星期之后就得了自发性细胞萎缩癌，这个病毫不留情地马上把他丢进畸形怪物和残废者的世界里。幸亏他有一个妹妹对他还相当忠诚，

她出于尽义务多于因为善心，省吃俭用，为了让他有一个住处并且有最起码的医疗协助，他才被容许住进这所疗养院，远离尘嚣，度过他的余生，或者逐渐死去。

他的妹夫是他们打游击战时代的老伙伴，轻松地为他弄到了一把手枪和几颗子弹。这个妹夫现在毫无热情地支持社会民主党，还保有昔日无政府主义者的激情，他和非法拥有武器者还保持联系。他怀疑马蒂亚斯·欧勒班会举枪自杀，可为了好几种理由，这不妨碍他。相反地，他期待那一天早日来到。至于马蒂亚斯·欧勒班的妹妹，手枪的事，她也知道。当她协助马蒂亚斯·欧勒班收拾随身物品的时候，她发现了那把手枪包在一件内衣里，但是她把枪重新包好，什么话也没说。假如有人控告她鼓励她哥哥自杀意图的话，即使是在跟她的丈夫讨论的情况当中，她绝不会承认的；可她也认为马蒂亚斯·欧勒班现在应该消失。二十五年前，她深情款款地崇拜这个哥哥，在他受审期间，甚至在他被定罪而关进监狱里的头几个月当中，她定期去探望他，不过，当他被转送到一所位于五千公里远的监狱之后，她就无法继续去看他了。时光一年又一年地流走，六年过了，十年走了，她被生活折磨得喘不过气来，在超级市场里做收银员的生活把她压得十分窘迫，她已经放弃思念他，好像他已经不在世上了。然而，他再次出现在普通人的世界里，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不堪入目的人，毫无谋生之道，除了身体渐渐衰弱和公共墓地之外，没有任何前瞻。所有的人都

很清楚这一点：他无处容身，他应该自我了结。在他的图囿生活期间，继续活着具有意义，因为他总希望有一天可以跨越监狱围墙，可现在他已经在围墙之外了，前景缩小了太多了，以至于他不想再拖延死去的欲望。

马蒂亚斯·欧勒班在深沉的幽暗当中很专注地不搞随机数字的计算。他算得很慢。他右手里的手枪沉甸甸的。他不去想他目前和他妹妹之间的冷淡关系，也不想他的妹夫在交给他那把马卡洛夫手枪的时候所流露的反讽的急迫表情，那把手枪很像他的妹夫从前用来打击人民的敌人所使用的手枪。他努力地不想什么，努力地不干扰他辛苦的计数。偶尔，由于一种他无法控制的自动反射动作，他很惊讶地发现他又开始想象一份新的清单。他不再坚持保留、继续做或者完成他那份虚构的词汇表，可是习惯难改，在一连串枯燥的计数节奏之下，每一刹那几乎是一种音乐性的诱惑，譬如说，每一个十进制改变的時刻，一个人物、受难者或者动物的名字就会自动地浮现出来。他防范这种可能的分心并且不断地克制它。他希望自己不要分散注意力，一心只要想到当下眼前的惨淡无光，再一次，他不得不承认他的智力凝聚在一组很无趣的往日旧事，在一场可鄙的场景，譬如牢房里洗衣时他的旧衬衫破裂了，或是淋浴时狱友之间的争吵，或者搜查日他有两本手稿被没收了。他心想，时候到了，必须下手了，做这件事几乎不算什么。之后，他感到自己喘不过气来，可是他一直不停地算着，仔细看着镜子里

他那不太清晰的头部形象，同时聆听着细微的破裂声，那是他的头颅的皮肤吞噬头发的时候发出的吓人的破裂声。他没有扣下手枪的扳机。

夜晚就是这样毫无结果地一夜一夜过去了。夜里很闷热。下雨的时候，雨的嘈杂声会穿过打开的窗户传进来。那雨声可震耳欲聋，压过了室内室外其他所有的声音。他就是在这些时段里停在镜子前面，头角、皮肤和沮丧的摩擦声都因雨声而消失了。

然而，不下雨的时候，这种摩擦声，他随时听得见。

他的嘴唇在幽暗中动了一下，很多时候，他在镜子里看不见嘴唇，或者他猜想那是他的嘴唇，同样地，他也很难看得到那把枪口对准他的下颏的手枪的影像，他的智齿都掉光了。太暗了。当他数到二五〇时，接下来的数字使他感到愈来愈焦虑，而且，尽管他很努力克制自己，他愈来愈想到的是他的焦虑，而不是他那悲剧性的有规律的数字计算，他因此在死亡前即将数完的数字所剩不多的时候数错了。他突然在正在计数的十进制上犹豫起来了，只好随着寄生在他里面的话语带着他走。他的背部、两腿之间以及脸上再次冷汗淋漓。他感到有液体在逐渐流逝，他也知道自己不只是渗出汗水。气味呛人的体液，比他的汗水还稠，渐渐地扩展出来，滴滴流在他的额头上，弄湿了他的眉毛，滚落在他的睫毛和鼻梁上，润湿了他的太阳穴、脸颊和颈子，以及他的下巴。他愈来愈靠近结尾，一